霽峰年譜 全

霽峯高先生年譜序

余嘗讀湖南倡義錄昔在　宣廟壬辰倭奴大舉入寇義旅爭起磊落相望而至於霽峯高忠烈公父子三人奮身殉國凜乎其義烈卓乎其節孝不覺掩卷而興歎也公之八代孫時民輯其年譜使其從子東鎭自昌平來京師求序於余竊惟年譜之爲書倣乎編年紀實之史者也余乃斂衽而敬閱焉公於壬亂之前仰觀天象語家人曰今年將星不佳將必不利斯可見先知之明也及夫聞變之日解官居光州晝夜號哭使二子從厚因厚

擧義旗於秋城爲湖南首倡雖怱夫悍卒之逃匿林藪者皆聞風爭赴旬月之內士卒至數千人盖
公之義色發於至誠有可以感動衆心故也聞趙重峯憲倡義於湖西乃馳檄約以合師戮力而及其進兵錦山也賊空壁直犯我軍潰裂勢不能支
公顧謂柳彭老曰爾等可以馳出吾豈苟免者哉遂立慬於鋒刃之下卽七月初十日也彭老以身扞蔽公而死安瑛亦死之因厚在前列出入矢石誓欲復戰竟亦殉節從厚俟賊去徒步入戰場收
公遺體及因厚屍衣裾間各有姓名遂得棺殯九

四十餘日累經暑雨而神色如生見者咸異之從
厚後又殉節於晉州之南江偉乎烈哉後 贈公
左贊成謚忠烈從厚 贈吏曹判書謚孝烈因厚
贈領議政謚毅烈三父子幷旌表門閭特 命公
不祧又建祠於本州賜額褒忠又享于錦山星谷
書院從容祠淳昌華山書院 聖朝酬報之典士
林崇奬之義於斯至矣嗚呼龍蛇之縕卽東方百
六之運也再造我 宗邦者實賴 皇朝如天之
恩然雖微天兵而國無終亾之理何者於人心見
之矣始島夷之蔽海而來也民不見兵久矣長劒

毒丸莫之與攖則列郡之瓦解固也及至三京淪
沒　乘輿播遷則八域含生罔不噀血摩拳北首
爭死而義兵起矣斬木揭竿者蜂涌而雲合前遮
而後扼此實我　祖宗固結人心培養士氣之功
也當時擁重兵守巨鎮者莫不鼠竄而鳥散惟湖
南一路獲全疆土　命令始通餽餉不絕終成興
復之績抑由諸義士左右扶挈之力也而若夫高
公眞間氣命世之傑也忠義貫乎日星聲威撼乎
山嶽雖未克掃狡虜建大功以展敵愾之志而猗
一門之烈孝樹萬古之綱常與諸葛綿竹之死張

巡睢陽之亾可以匹美齊芳輝暎於簡冊矣噫後之覽此書者若不起忠義之心則非人也夫

上之五年己亥五月上澣崇政大夫行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知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 世子右賓客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洪羲俊謹序

余嘗謂龍蛇之役倡義勤王者莫盛於湖南而惟
忠烈公特其首已夫狡虜據窟蜂屯豕突京城失
守　乘輿播越于斯時也雖經理武衛之臣亦莫
不畏縮奔潰而公以還里之儒臣慟　宗社之將
亡設壇誓天泣血草檄秋城建旗之日義士爭集
完西留陣之際兩湖依重所至義聲大振而本道
巡察使李洸逗遛不發公愈懷憤勵七月丙寅移
兵于錦山與防禦郭嶸分其部伍而夾擊之公鳴
鼓督戰士皆殊死銳進而後無蟻援會日暮止陣
翌日丁卯約以合戰未及接刃官軍先已潰亂公

顧謂麾下從事安瑛柳彭老曰吾曾不閑兵馬今此戰敗惟有死耳爾等可以馳出於是賊鋒益急公先爲殉節安柳二公亦皆死之毅烈公因厚公之次子而率勵武士常爲前部至是誓欲復讎竟又殉節義軍相與呼哭而散翌年癸巳長子孝烈公又擧義復讎與倡義使金公千鎰前兵使崔公慶會戰至于晉陽及其城陷皆殉節南江此世所稱三壯士也其後幾年　國家埀褒之典若偏於高氏之門而三父子皆蒙不祧忠孝全節何其盛也嗚呼以公之凛然氣節終始顯晦者實由於見忌

者衆而及夫以身殉　國竹帛餘芬丹鉛陽燄垂之無窮至于今塗人耳目豈其一時之不幸得伸於千古者耶夫文章特其餘事而當世之賢人君子如黃岡栗谷諸公亦皆薦引肩之出疆之役而蓋其著述皆雋偉正大有詩集六卷白沙李公記之若其檄文則別爲一篇月汀尹公名之曰正氣錄蓋取諸文山正氣歌也嗚呼公之平生大節余自幼艷慕而惜其年譜未出遺蹟久而闕略今公之十世孫濟寅排年纂次（時濟寅徃受序文故以其名纂次云）以示余而請記其實夫前人贊美之盛無以加矣余何

敢贅附一說而辭不獲己忘其僭踰略敘其萬一於篇端以寓平日欽慕云爾

歲舍戊戌冬完山後人李憲球敬序

世系

始祖高乙那 系出耽羅九韓時三神人（高乙那良乙那夫乙那）湧出于漢拏山北麓品字穴高乙那即三神人之一也事載高判尹得宗瀛洲誌及佔俾齋金先生東溟題詠淸陰金先生濟州試士時詩○新羅太宗朝有諱厚孕季兄弟三人造舟渡海時客星見南方太史奏曰異國人來朝之象及至王嘉之稱以星主其後有封長澤君仍以爲貫

先祖諱福林公仕麗朝爲檢校軍器監屢經兵燹

文獻無徵而今以檢校公起世焉
二世諱 合 左右衛保勝別將
三世諱伯顏 奉善大夫知寧州事
四世諱臣傅初諱協麗朝兵部侍郎北部尚書三
韓三重壁上功臣麗亡遯跡不出我 太宗朝
以同年舊交物色求得 贈戶曹參議兼判司
僕寺事公終不肯屈節就仕自 上至有待同
年何太薄之 教而 特賜今名即臣兼傳之
義也配松京王氏恭讓王弟益原大君瑶之女
也生二子悅直令掌

五世諱悅 贈戶曹叅判 太宗朝納供不仕
公始生自禁中送海藿裹以錦褓御書悅字賀
之遂以名焉配淸州韓氏生二子尚志尚德持平
六世諱尚志 彰信校尉忠佐衛副司直 贈左
通禮配光山金氏司直延壽之女生七子自溫
生員自良自恭監役自儉自謙府使自讓自愼進士
七世諱自儉字守約生員 贈戶曹叅議 中廟
朝靖社原從功臣配 贈淑夫人南陽洪氏
大司憲自阿之女生二子雲需進士
八世諱雲 字彥龍又字從龍號霞川生進文科

刑曹佐郎 贈禮曹參判與趙靜菴朴訥齋諸賢相許以道義之交己卯禍作斥還鄉里所著伯夷論及詩編俱入東文選(見己卯名賢錄)配 贈貞夫人光山李氏教授好善之女生二子孟英仲英(生員)配 贈貞夫人竹山安氏縣監萬傑之女生一子季英(進士)

九世諱孟英字英之號霞軒生員文科弘文館副提學 贈議政府右議政配 贈貞敬夫人南平徐氏進士號竹軒傑之女生三子敬命敬訓敬倫(生員)庶子敬身敬兄敬身癸巳奉隼峯檄文

入濟州漂歿敬兄癸巳從隼峯殉節晉州南江
贈主簿旌閭
十世諱敬命字而順事實詳見年譜配　贈貞敬
夫人蔚山金氏副提學百勻之女生六子從厚
因厚遵厚循厚由厚用厚
從厚字道冲號隼峯進士文科臨陂縣令　贈
吏曹判書謚孝烈癸巳復讎舉義與倡義使金
公千鎰兵使崔公慶會戰至晉州殉節南江即
三壯士也旌閭不祧配享光州褒忠祠及享晉
州彰烈祠　子孫居光州

因厚字善建號鶴峯進士文科成均館學諭
贈議政府領議政謚毅烈壬辰從忠烈公同日
殉節于錦山旌閭不祧配享錦山從容祠又享
光州褒忠祠 子孫居昌平長興扶安

遵厚早夭

循厚字道常號靜軒進士刑曹正郎甲子适變
都城失守 大駕南狩公與從子月峯公傳川
毅烈公子倡義召募兵糧北上為勤 王計丁卯之
亂與從子慫奉公傳立孝烈公子謀舉義旅時沙溪
金先生以兩湖號召使辟公為義兵將募勇時

糗至完山而和事已成 東宮自完府旋駕

公扈至礪山而歸 子孫居光州同福○慫奉公以

不得孝烈公遺體自處罪人常着蔽陽子處陋屋罕與人接能文章不赴擧 除慶基殿慫奉不就丁卯亂金沙溪辟公爲粮餉有司馳到全州難已歸鄉及丙子亂又倡義勤 王至清州間和成罷歸○月峯公進士文科穪善在太學時與進士鄭澤雷等疏斥廢 母議而又伸李梧里扶倫正論及登臺閣又斥南以恭伸救朴霞石至七疏 仁廟朝錄靖社原從勳甲子丁卯再擧義旅

由厚字若冲忠烈公殉節後因哀致疾服闋踰年而卒 子孫居光州

用厚字善行號晴沙生進文科 賜暇湖堂讀

書官至判決事嘗奉使赴燕西郊餞席以酒盃
批奸凶金自點之頰被其構誣幾罹禍網因女
辛旣妻擊鼓訟冤乃得伸釋　子孫居羅州咸
平

一門三綱圖

忠奴 鳳伊 南江徇死

烈女 盧氏婦 丁酉立節 霽峯季女

節義 敬身 濟海漂沒 霽峯庶弟

孝子 準峯公 晉州殉節 霽峯長子

忠臣 霽峯先生 錦山殉節

忠臣 鶴峯公 錦山殉節 霽峯次子

節義 敬兄 南江殉節 霽峯庶弟

烈女 安氏婦 丁酉立節 霽峯侄女

忠奴 貴仁 南江徇死

并蒙旌閭之典

三叔侄擧義圖

甲子
丁卯
靜軒公
義兵將
忠烈公第四子

甲子
丁卯
月峯公
從事官
忠烈公之孫
毅烈公次子

丁卯
丙子
叅奉公
粮有司
忠烈公之孫
孝烈公長子

霽峯先生年譜

皇明世宗皇帝嘉靖十二年本朝中宗大王二十八年癸巳

十一月三十日戊辰寅時先生生于光州鴨保村壬辰後特賜復戶故仍名復村舊第自髫齡儼若成人休菴白先生仁傑北窓鄭公𥖝一見皆知其爲遠器而亟稱之

十三年甲午先生二歲

十四年乙未先生三歲

十五年丙申先生四歲

十六年丁酉先生五歲

考議政公中生員試

十七年戊戌先生六歲

十八年己亥先生七歲

十九年庚子先生八歲

十月考議政公擢別試文科

二十年辛丑先生九歲

時休菴白先生爲南平宰多與文房之具

二十一年壬寅先生十歲

二十二年癸卯先生十一歲

二十三年甲辰先生十二歲

二十四年仁宗大王元年乙巳先生十三歲

二十五年明宗大王元年丙午先生十四歲

二十六年丁未先生十五歲

二十七年戊申先生十六歲

二十八年己酉先生十七歲

二十九年庚戌先生十八歲

三十年辛亥先生十九歲

三十一年壬子先生二十歲

春中司馬兩試進士則壯元也

三十二年癸丑先生二十一歲

春聘夫人蔚山金氏

大司諫百勻之女

考議政公拜弘文館副提學

三十三年甲寅先生二十二歲

正月子從厚生

五月妣　贈貞敬夫人徐氏卒

三十四年乙卯先生二十三歲

三十五年丙辰先生二十四歲

七月服闋

三十六年丁巳先生二十五歲

三十七年戊午先生二十六歲

十月擢文科甲科第一

上臨泮試士先生居魁 賜直赴殿試又擢第一

拜成均館典籍

移拜戶曹佐郎

三十八年己未先生二十七歲

春拜 世子侍講院司書

三十九年庚申先生二十八歲

是歲中文臣廷試 御題胡安國不識秦檜論文見遺集

先生居魁蒙 賜馬之典

遷司諫院正言

夏移拜刑曹佐郎

選知 製教

自是常帶三字銜

賜暇讀書于湖堂

大提學林塘鄭公惟吉選

四十年辛酉先生二十九歲

春拜司諫院獻納

夏拜弘文館修撰

復拜獻納

移拜司憲府持平
閏五月子因厚生
秋承 命入侍
時 上御閱武亭 命召三公諸宰樞暨玉堂
春坊栢府薇垣 賜宴于亭下亭在昌德宮集
祥殿之後苑卽 光廟閱武之所前臨大內東
迤瑞蔥臺北瞰凝碧池城中萬戶皆在眼底實
禁中勝境也酒始行 賜羣臣花 雍容竟晷
自 內出綃軸一通 命議政以下各製詩一
篇以次就寫于 寶座前事甚盛也詩見遺集

移拜弘文館副修撰

冬陞拜弘文館副校理

奉使關西暨還 上命寫沿路所製詩以進有四律二首絕句二首詩見遺集

十月 上移御昌慶宮先生承 宣召入侍時副提學李彥忠直提學金百勻典翰柳從善應教趙光彥校理金慶元副修撰金億齡等同爲入侍 上賜醞于長慶門內實 禁庭密邇之地也饍品珍異分自 天廚盖出於 特恩非常時 賜醞之例也 上命諸學士賦詩以

進續遣中使三人迭加　宣勸皆轟飲抵醉侵
夜乃罷相與扶携以出　命賜燭各一柄倣金
蓮故事也 詩見遺集
是歲掌考官取鄭松江澈 字季涵 爲進士
四十一年壬戌先生三十歲
正月十五日入直玉堂
時金應順同爲入直　傳柑夜下隨以　法醞
賓昭代盛事也先生述懷有詩其末句曰拜
賜獨憐無母遺不堪庭樹韻悲風
林塘鄭公批云爲人子者不忍讀可繼蓼莪篇

病遞授典籍

夏移拜修撰

尋陞副校理

上特下畫本 命先生賦詩寫進

自內下名畫九六十二幅各有小引記實皆

御筆也先生賦詩繕寫以進 上以豹皮一張

黃毛筆十柄丹山烏玉五笏 寵賜褒之

九月二十四日遊東湖

時將遊奉恩寺與姜公（名士弼字大猷）梧陰尹公（名斗壽字子仰）泛舟湖上有詩唱酬尹敬脩（名自新）張仲誠（名實

從焉
十月二十六日承 趣召入侍
上命召銀臺玉堂諸臣 賜酒于丕顯閣前庭
仍傳曰今聞玉堂一會是日冊校正適日寒故幷與
銀臺 賜酒于 禁庭又降 御題寒日禁庭
別 賜酒七言排律十韻 宸筆輝煌眞偉觀
也先生在鑾坡數載獲覩 盛事非一往在辛
酉十月 上御昌慶宮 賜玉堂酒于長慶門
內庭先生初以病不進承 趣召入叅今又以
賜暇在家至煩 天敎與羣公入侍 上之優

待 侍從之意前後一轍而先生最蒙 恩遇焉。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三十一歲

聞松江自兵曺佐郎陞工曺正郎喜吟一絕

壬戌年中門下生頭銜今帶水曺清窟山老櫟

知無用猶作區區栢悅情

寄詩謝奇高峯 名大升字明彥

時高峯先生在東湖寄書故以詩謝之 詩見遺集

陞拜弘文館校理

秋左遷典籍補蔚山郡守未赴遞還本第

先生見忤於時遂還鄉里惟探賾墳典或遊覽
山水以自娛不見擯斥之容家食者十九年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三十二歲
四十四年乙丑先生三十三歲
七月子遵厚生
二十七日夜夢拜 妣貞敬夫人
先生自註曰夢中先妣見余涕泣曰汝何持身
不謹將有天譴不可救也余且泣曰以先妣之
靈可不能祈免于天乎先妣曰不可余再三哀
懇然後許之余乃自誓平生不為惡遂以刀

刲左手背作敬字惕然而覺蓋父母慈愛之天雖在冥冥未嘗忘教戒之心必欲指示而全安之爲人子者奉其遺體旣不能顯揚於事生之日而忘親情行重貽在天之憂人非鬼誅安所逃哉於是以敬名齋而自勵有詩詩曰夢見慈顏涕泣隨指天行義戒無虧分明敬字銘肌骨誓死從今不自欺

十一月考議政公卒

四十五年丙寅先生三十四歲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先生三十五歲

六月二十八日　明宗大王昇遐

不勝悲感有詩詩曰兩紀東韓戴　聖君邊塵不動夜開門旁求釣築頻虛席契合夔龍正樂羣憑　几忽驚捐萬姓　因山何忍縞三軍天南此日孤臣在嶠首　園陵隔暮雲

二年（宣祖大王元年）戊辰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服闋

十一月遊滄浦之松亭

時宋中立徐纘諸公從焉

三年己巳先生三十七歲

二月子循厚生

四年庚午先生三十八歲

聞奇高峯遊赤壁寄詩賀之

寒水石稜生半邊山雨響預知子當歸清風藤

獨杖

子從厚登司馬

夏承 命諧 禁中禱雨祭文製進

五年辛未先生三十九歲

六年壬申先生四十歲

子遵厚夭

夏拜宋公純于俛仰亭

有唱酬詩 詩見遺集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先生四十歲

四月初九日遊梨岾 栗峴

時鄭仲實 名諶號逸軒同年司馬 俞止叔 名泓號松堂 同遊月出山內官吳繼成自珍島 謫居 亦來會相邀于梨岾溪邊酒酣彈伽倻琴唱 明宗御製樂府詩二章四座皆垂淚先生感念舊 恩不勝嗚咽詩以繼之詩曰白髮 先朝舊從臣天涯今作可憐人誰將上界韶勻曲來唱荒山野水濱

二年甲戌先生四十二歲

四月登瑞石有遊山錄

地主葛川林公薰同遊

十一月子由厚生

三年乙亥先生四十三歲

十二月二十七日與鄭舍人松江述懷書（見遺集）

時黨論紛紜先生恬退居鄉里松江亦與時不合不欲從仕辭職歸湖南先生與書述懷

四年丙子先生四十四歲

立春有感贈詩季涵舍人（詩見遺集）

冬著不已齋銘

時土亭李先生(名之菡)訪先生于雩竹山窩劇談竟夜翌朝先生請齋號土亭命以不已盖取諸天命不已之義而以先生之名帶命字故也○銘曰惟天於穆行健無疆惟聖純亦法天自強一息或停天運隳哉一念或息聖功虧哉天所以天文所以文其機至要不已之云已與不已天人判焉希天者聖希聖者賢積此不已有爲若是神之聽之斃而後已

五年丁丑先生四十五歲

正月子用厚生

子從厚登第

六年戊寅先生四十六歲

夏著靜虛名說

靜躁之君虛明之體靜鎭躁虛生明易曰坤至靜周曰道集虛靜虛之義悉乎哉夫善靜不躁役善虛不明奪貌閙神散斯謂坐馳外朗中昏斯謂梏亾觀於水方靜方止觀於鑑方虛方明吾語若靜卽定虛卽慧試歸而叩之淸虛子其必有說

七年己卯先生四十七歲

子因厚登司馬

八年庚辰先生四十八歲

九年辛巳先生四十九歲

拜靈巖郡守旋以書狀官拜成均館直講兼司憲府持平朝　京師

時　國家奏辨　璿系之誣使臣黃岡金先生（名繼輝字重晦）請以先生爲書狀官有是拜

入山海關以詩志感（詩見遺集）

時金先生重晦崔公立之韓公景洪同登

謁夷齊廟

感吟一絶詩曰西伯當年養老時太公心事合
相知不應待到鷹揚地方是區區叩馬爲

詣禮部上書陳情

伏以鄙人等受命　寡君以來者專在請留都
下恭竢新典纂完之日而已前者閤下不惜階
前數尺地容令鄙人等得以一紙書奉達於下
執事閤下又不之鄙外賜以顏色相與應答如
嚮閤下之待遠人爲己寬矣但久留之請乃鄙
人等一大件事也而閤下終始峻拒正以鄙人

等言語殊音文字艱晦使　寡君哀痛迫切之情終不能畢露於大人君子之前斯則鄙人等之罪也鄙人等竊伏惟念閤下之意必曰玆事也自在　先朝以至今日　降勅優許不一不再而今特一依前後奏辨情節具載新典書將脫藁而獨刊行頒示其期尚遠外國陪臣不可淹久於　京師也鄙人等誠極愚頑然豈至於不較事體直敢與執事抗哉盖　寡君之所以遣鄙人等鄙人等所以許　寡君惟皆以留為期者其事誠急而其情誠悲矣何者謂他人父

天下之至辱以臣弑君天下之極惡而因讒誣載簡策使舉國之人陷於無父無君之域其深寃至痛閱數百年如一日仰惟　大明中天萬國咸寧凡在覆載之間雖肖翹蠢蝡之物無不熙熙自得而各遂其性者獨吾小邦環海東一域恒在陰崖覆盆之下　寡君自繼事以來耳不喜繁音目不耆華靡寢不安枕席日夜翹首西向以望盛典之頒欲慰　先祖　先考地下未釋之憾者蓋十年于茲矣未知閤下於此動念否乎鄙人等或去或留自閤下視之宜若無

甚加損而在小邦父子君臣之義繫焉是烏可輕哉盖留則　寡君之願也義不可負也去則使事之常也禮不可違也義不可負而負之是傷義也禮不可違而違之是傷禮也鄙人等自聞命以還徊徨却顧反覆沉吟而之禮之義終無可安之地唯知退有一死而止耳伏願閣下曲垂矜恕設以身處其地而思之庶可以決其去留而必有不至於傷禮傷義而得其宜者矣伏願閣下看詳　寡君咨內事情兼採鄙人等危苦之辭稟覆之際幸而上徹　九重之聽倘

蒙　聖天子矜允蟣蝨之懇則庶幾小邦不待
再有奏籲獲伸數百年未伸之怨而鄙人等亦
不失區區事君之義矣憂懣之極未暇擇言而
發無任兢惶悚仄之至謹冐昧以達

皇帝　命賜衣

時　皇帝御皇極門禮官引陪臣等就　玉座
前跪受　賜衣而出有詩志感 詩見遺集

發北京到城東路左見三忠祠賦詩 詩見遺集
三忠乃諸葛武候岳武穆文丞相而於文丞相
尤有感焉

十年壬午先生五十歲

春 復命

拜瑞山郡守

秋以從事官接 天使

時翰林編修黃洪憲給事中王敬民來頒 皇子誕生詔遠接使栗谷李先生（名珥字叔獻） 以先生有華國才尉薦從事官拜宗簿寺僉正由宗簿遷司贍寺僉正有迫欲代先生者嗾言官論之栗谷極陳先生之才於 朝其論遂寢栗谷素不識先生一見便敬重開心無間與華使唱酬

用先生詩最多

從栗谷先生至黃州留數月詩酒相歡

金瞻許篈亦以從事從栗谷至黃州時竹齋尹

公仁涵爲牧使栗谷日與先生及尹公詩酒相歡

鎔娭之

謁箕子廟

賦詩志感詩見遺集

十一年癸未先生五十一歲

春拜漢城府庶尹

移拜韓山郡守

冬拜禮曹正郎辭不就徑還鄉里

十二年甲申先生五十二歲

夏拜 宗簿寺僉正

移拜司僕寺僉正

冬拜司藝

十三年乙酉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二十七日貽書鄭貳相

略曰此月十四日始得 朝報知歲前 除授司藝而本館丘史久之不來慮有他故不敢理裝以爲行計云云 松江奏請故有是書

寄書謝白玉峯(名光勳 字章卿)

時玉峯以筆燭寄贈故先生有是書略曰今承情惠筆燭感極感極時欲呈句就休從此可得穩敍企企

春 特除軍資監正辭不就

時上以先生文章不宜沉下僚有是 命

夏補淳昌郡守

十四年丙戌先生五十四歲

秋七月旣望遊赤城

時清溪梁公(名大樸) 以東坡故事擬先生有詩究

生和之

十五年丁亥先生五十五歲

與梧陰尹公賦詩唱酬詩見遺集

時梧陰先生按節湖南巡到淳昌同遊以詩酬唱曰獨坐書灰到夜深鄉山回首正關心隴罔誰護牛羊踐鄰軸從教蟫蠹侵壁裏孤燈隨隻影城邊殘角和悲吟悠悠未決歸田計淚入新年恐不禁先生猶有斂退之志故於末句及之

○重峯趙先生名憲疏略曰潑浩初遊成李之門折節下人人多稱譽驟得善名成李亦以爲可

與爲善及乎義謙之見憎於孝元而其徒衆攻謂與義謙同事者朴淳故潑革陰主孝元務欲傾沈以逐朴而仁弘宇顒不知陷於其術渾之與珥則必以爲義謙雖有病痛迹其平生所爲盡布心力於　王事而不自封植不可以外議之驕而輕逐孤僨之忠貴榮謹元作爲死黨惟以逆閑善類爲事謹元至於壅蔽河洛之疏貴榮則謂不知珥行如何誣　上行私肝肺畢露而其論李珥之過則以末稍用人之非爲言蓋指其思孟高敬命之徒而爲言矣思孟好善之

心視毅中不啻九牛毛相去敬命華國之手較許翁不可同年而語則謂與義謙結姻而必逐思盖謂與李櫟相識而必逐敬命都是偏辭也 見重峯集

十六年戊子先生五十六歲

夏遞淳昌

十一月初七日聞以 璿系改正事 皇朝降勑有詩志感 詩見遺集

十七年己丑先生五十七歲

子因厚登第

十八年庚寅先生五十八歲

夏拜內贍寺正

移拜承文院判校知　製敎兼春秋館編修官大

臣於　榻前薦先生文章有是拜

製進海平君尹根壽錄勳　敎書

王若曰世不出之殊勳適當今日古未有之偉

事親見吾身慰　祖宗九廟之靈繹神人百年

之憾凡諸爵賞不限彝章惟卿金玉之姿圭璋

之望以通經有用之學久綴延閣之聯以博古

多聞之才屢備宣室之問遭逢雖際於寡德簡

拔實自乎　先朝夷考歷覈蔚有風績念我
國系之被玷特荷　皇恩之辨誣如天地再奠
高下之儀若日月快掃氛霧之積玆盖六七
聖陟降在帝默佑於天亦越二三臣奔走亾身
曲爲之地眷言昭雪之　恩勑實在萬曆之初
元愧予報荅之微嘉乃忠勤之著自恪奉周綸
之後惟恭竢漢典之完傾㦬一秩之始頒竊惜
全書之未覩庶幾矜允於萬一未免顲號於再
三念卿有獨賢之歎强之何敢知卿有殉　國
之志任之不疑卿乃受命忘家奮袂登道不借

衆譯之舌備達寃屈之情待之禮有加焉使乎
命不辱也玉疑而刖者敢憚三獻之勞鐘悲而
擊之俄響一筵之捷何圖金櫃之藏忽墮鰈海
之墟遷史副在京師漢朝尚靳於內服寶典閣
之秘府　皇上優賜於下邦粤自前古以來孰
有若今之懿異氣上騰於析木吉語方達於靑
丘是皆由卿盡瘁之誠著於夙夜顧忠之懇格
在穹蒼建此不世之奇功膺此曠代之異數顧
予渺末與有榮光一人仰成萬世永賴按勳府
之舊典疏海平之新封故策卿爲光國功臣一

等帶礪山河敢渝載書之語丹青形像永觀郎
圖之辭紀績旂常勒名彝鼎於戲君臣一體休
戚所同恩遇不替於始終其寧惟永勳勞克著
於　社稷日篤不忘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秋陞通政拜東萊府使
廉白自持吏民胥悅
十九年辛卯先生五十九歲
春錄光　國勳
至是　宗系辨誣諸公皆入錄而先生以書狀
官亦與焉

夏遞東萊八 京

泉谷宋忠烈公 名象賢 代之

六月被臺論匹馬還鄉第

時奸黨擅權兩司合啓領敦寧鄭澈專擅誤國誣 上行私兇悖不道之狀臣等非不詳達自 上非不洞燭而特以曾添大臣之列不卽削竄臣等不勝憫菀焉澈本以剛愎之性常懷怨懟之心乘 國家不幸之時竊居台鼎匪據之任謀擅 國柄廣植私黨黃愼將赴北評事而急於進用托以望輕論遞旋卽歷通清班高敬命

兇奸餘孽廢棄多年而相與爲密擢置頂王之
列洪仁傑之居官別無聲績而以婚姻之親過
實褒奬致陞堂上云云先生由是還鄉
子循厚登司馬
二十年壬辰先生六十歲
春仰觀天象語家人曰今年將星不佳將必不利
夏四月倭奴平秀吉大擧入寇
十三日倭兵五十萬騎渡海陷釜山僉使鄭撥
死之十四日陷東萊府使宋象賢死之十七日
陷密陽府使朴晋力戰突圍而出邊報始至京

城十八日陷金海府使徐禮元遁去時昇平日久人不知兵賊長驅而進二十九日忠州㺚川敗報至三十日己未　車駕出京城

五月初一日庚申　車駕幸松京初三日壬戌京城陷時三路軍五萬潰於龍仁初七日丙寅

車駕自松京幸平壤

答都巡察李洸書 洸初無勤王意及至徵兵始求檄文

時洸貽書請檄文故有是書略曰　國事至此尚忍言哉惟日北望長慟而已今奉令書政及於煎撓萬慮之中展讀未已涕淚横集某衰病

餘生孱伏田間滞在床簀而上不能束裝星馳奔問 行在又不能趨詣幕府傍贊戎畫憂惶慚悸指躬無所知有一死而已下教檄文某雖久廢翰墨而義不敢辭謹此草上顧以辭理疎鹵無以揄揚節下倡義興師之意爲恨但某月初移寓州東弊庄今見令書發於初三日而初六日郵卒始傳空家以致稽延之久深恐緩不及事也區區鄙懷妄有所陳錄在別紙切冀節下勿以人廢言集衆庸忠果爲 國立大功也

金士重 名千鎰號健齋 適有書來具以令意傳告云云

別紙

今日事鞠旅勤　王是第一義而亦當要以固
結人心爲先横賊之侵國已不勝其擾而招兵
不已民尤不安其業矣古人云兵務精不務多
苟善用之見在之兵足以制敵苟不善用多多
何益只令　邦本日搖　國事日去耳　大駕
西巡箕城凋弊不獨百官有司之須無以支用
至於太官膳羞之供亦爲寒心竊聞羣山上供
税米到江而回法聖之倉未及發船云信斯言
也今以重賞厚募漕卒舟于西海以達大同之

江倘令其半得至 行在不但軍國之用頼以
不乏而四方人心亦恃而不恐矣今倭賊捨船
登陸千里轉鬪雖使竊據都城陸路已塞而西
方海路尚未梗也及今圖之事可爲矣但依平
常事例祇以微末庸將勒令鎭去意外之變亦
不可不料募得忠勇之人通於舟楫者量給精
卒爲且行且戰之計則不但軍糧無事得達而
行都軍容亦稍振矣但民心方擾集兵未易則
汲汲措置秖以漕卒依前領去亦或可乎然若
稍延旬日則安知彼賊不爲生心今日 朝廷

號令不出於軍前而四方聲聞不達於行都此
可謂痛哭流涕者也若以重購厚募鮑作僞若
漁採令達蠟書無事往返則許以啓補官資或
優給米布二者之中惟其所願且致其妻子于
官限回還間日給酒食倍加常數外以示周養
之恩內以行羈縻之計四方諸將合力勤　王
則要當水陸幷進大軍直從垣道奇兵間出海
道使賊腹背受敵疾雷不及掩耳是亦兵家奇
正之道也

二十二日辛巳　車駕播粤至義州

從官追及者只數十人

先生在本州村舍聞　車駕播越日夜號哭使二子從厚因厚領本州散亡之卒到水原戰所付於本州牧使丁公允祐而還

初本道巡察李洸聞賊犯　京城卽將　教書印信置于全州　眞殿內避居于古阜本家衆論喧騰不得已乃復視事及聞徵兵　教旨急發一道之軍到公州聞　京城不守　乘輿西幸卽令罷陣衆皆潰散及其再徵兵也諸郡兵在道者旋集旋潰先生時在本州村舍慟　邦

家之傾覆憤巡察之逗遛與懷齋朴公光玉奔走開諭收合散亡使二子領送于水原戰所因欲奔問　行在竟爲路梗未達而還長子從厚病滯于礪山次子因厚來謁于秋城擧義之所

二十九日戊子建義旗于秋城

自龍仁軍潰之後一道人心洶懼先生與羅州金千鎰首倡義旅左道推先生爲大將於是設壇再拜建旗誓衆學諭柳彭老幼學安瑛學官梁大樸爲從事官正字崔尚重楊士衡幼學楊希迪等爲募糧有司右道則推金公爲大將

六月初一日己丑檄道內

玆者本道勤 王之師一潰於錦江返旆之日再潰於列郡招諭之時蓋緣控禦乖方紀律蕩然訛言屢騰衆心驚疑今雖收拾散亡之餘而士氣摧沮精銳銷輭其何以應緩急之用責桑楡之效乎每念 乘輿播粤官守之奔問久曠宗社灰燼王師之肅清尚稽興言及此痛徹心膂惟我本道素稱士馬精強 聖祖荒山之捷有再造三韓之功 先朝朗州之戰有片帆不返之謠至今赫赫照人耳目于時賈勇先登斬

將搴旗者豈非此道之人乎況近世以來儒道大興人皆勵志爲學事君大義其孰不講獨至今日義聲消薄恇擾自潰曾無一人出氣力思與賊交鋒而競爲全軀保妻子之計捧頭鼠竄惟恐或後斯則本道之人不惟深負 國家之恩而抑亦忝厥祖矣今則賊勢大挫 王靈日張此正大丈夫立功名之會而報 君父之秋也敬命章句迂儒學昧韜鈐屬茲登壇妄推爲將恐不能收士卒已散之心爲二三同志之羞惟當灑血戎行庶幾小答 主恩今月十一日

是惟師期凡我道內之人父詔其子兄勗其弟
糾合義旅與之偕作願速決以從善毋執迷而
自誤故玆忠告檄到如章
使梁山璹郭玄奉出師表由西海達于 行朝見趙
山西慶男日記
表文無傳焉
時賊兵充斥五六道而京畿黃海尤甚故西路
阻絕至是水路始通于 行朝
上面諭梁山璹曰歸語高敬命金千鎰願爾等及
時恢復俾予得見面目有日也見宣
廟寶鑑
拜工曹參議知 製教兼招討使

郭玄等奉爵 命而出 上親問南方消息因
宣布有 旨教全羅道士民等書 王若曰惟
予不辟不能保民而圖存一失之人和一失之
禦戎失國西遷退次義州已閱月耳 宗社邱
墟臣民魚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罪專在予良
深慚恧而西南敻邈消息無憑自聞李洸之師
潰於龍仁無復有南望待救之念矣茲以郭玄
等水陸得達報高敬命金千鎰糾合義旅數千
而與節度使崔遠兵馬二萬進屯水原云予
之否德何能得人死力至此哉我 祖宗深恩

厚澤感結人心者尤其至矣予甚嘉悅今拜敬
命工曹叅議知　製敎兼招討使進金千鎰掌
隷院判事兼倡義使李好閔製進 見山西日記
貽書前府使崔公名慶會諭以同心討賊
君父之讎人皆思復　宗社之恥孰不願洗今
我　國家之辱振古所無痛哭之外復有何言
敬命勇非敵萬力無扛鼎　國讎未復一死可
許敢竭駑鈍遂擧義兵而羽檄一飛遠近響應
者豈非勇氣之攸致實是爲　國計則本以同
然故也然而徒衆雖多同志難得求之不得寤

寐思服者凡幾日月仄聞足下勇可以超三軍力可以奪千人掃盡凶醜在君掌上而不以敬命爲卑鄙將以挺屈云愚計以爲時會類應功業可成深自幸焉而跂予望之者久矣今賊勢漸近興師日迫而迄無聲息愚竊惑焉大抵謀有共濟事無獨成顧眄宇縣可與同事者捨君而誰　宗社之臣民不可以爲夷狄　祖宗之衣冠不可以爲左衽則足下亦　祖宗之臣民其可不竭力效節死而後已乎且天之降才豈無以裁必遇盤根然後可別利器必值疾風然後

可知勁草于今當危急之秋豈非智勇可試之日乎伏願足下露甲中鋋出南山霧唾手增氣徑自枉臨則我非汾陽而君爲光弼我非武穆而君爲世忠同心協力二人共貞我謀君斷君計我聽唇齒相資輔車相依義旗東指直擣巢穴血千百於一劒馘億萬於長槍殲魁誅殘以奏膚功庶使邊塵永淸 宗社再安則起事者敬命而成事者足下始功者敬命而成功者足下惟足下勉之

十一日己亥出師潭陽到泰仁

長子從厚來到於泰仁而迎謁先生使之轉往金溝廢縣募人傳檄耽羅請追鹿馬由金堤臨陂收募兵糧期會于礪山

檄濟州節制使楊大樹

伏以島夷構孼　乘輿蒙塵使　至尊以獨憂爭懷保妻子之計竊左足而先應孰有衛　社稷之心興元之駕未回湘州之師已潰迅掃伊洛尚稽恢復之期委棄兵糧反藉寇賊之手幸天意之未絕猶　國事之可爲某爰舉義旗擬清妖孽聞風影附率多荆楚奇才執銳先登亦

有燕趙劍客第恨步卒之無足難望策馬而刺良緬惟海東之耽羅無異中華之冀北超騰澗谷不惟射獵之是資馳逐戎行抑亦死生之堪託倘蒙海舟之滿載庶見軍容之大張某官深荷 主恩專制海域執書以泣應動一方之風聲奮臂而呼豈無十室之忠信如有壯士之願赴爰仰常程之勿拘

到全州會南原兵因移關本道列邑

令次子因厚領麾下勇士設伏于鎮安茂朱等界以遏嶺南賊鋒之侵犯湖南者未幾賊兵還

向嶺南故始爲整旅北上之計

檄都巡察李洸

島夷構孼　乘輿遠狩中外所恃只在湖南而纔奉告急之　旨遽敢勤　王之師節下之心必有所謂而節下之跡無以自白　朝廷號令雖曰隔絶而一道人言亦可畏也屬者龍仁之潰寔由先鋒之敗而節下身爲主將難免其責節下今日何以爲計苟能收東隅之失慰南顧之憂使既往之愆與化俱逝自新之善照暎方來不惟　聖祖撥亂反正之基抑亦節下轉禍爲福

之日本道義兵初向北路擬清妖孽以迎　鑾輅
路間尹左相領西北之精兵討兩京之凶醜北
方之事庶保無虞而湖西之賊轉入錦山防禦之
兵尚且屯住龍溪未聞有一人誓衆而前者節
下此時苟不廣集軍兵大張形勢哀我湖南一
方生靈擧將駢首於鋒刃之下節下上之不能
恢復神州下之不能保障江淮一朝鯨鯢盡殲
翠華旋軫以一紙　教書布告遐邇不獨湖南
之人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節下亦何以爲效
忠補過之地乎節下倘以此賊慓悍難與爭鋒

分兵守險以遏其衝時出奇兵以挫其鋭賊性輕躁不能持久不出旬日大功可成同爲 王臣共是 國事彼我無間聲勢相倚各有所見合要詳量善自爲謀無貽後悔

二十日戊申貽書體察使鄭松江陳倡義顚末時松江爲三道體察使先生作書陳之曰自聞梁山密陽連陷之後賊鋒乘勝已有長驅之勢識者憂其擣虛直上莫不寒心巡察之在羅州也人皆望其剋日提兵入援京師光州牧使丁允佑亦往見巡察力言勤 王之意而巡察漠

然不以爲慮丁公憫默而退一道之人徒自扼
掔憤惋而已及聞徵兵有 旨蒼黃失措盡發
一道之軍使之齊赴礪山而師期太迫兼以霖
潦連旬列邑守令恐被後至之譴在道驅迫晝
夜兼程飢渴俱逼至有自縊於路傍者其艱楚
之狀若是之甚而不敢怨叛蓋知勤 王事急
以義興師故也巡察到公州聞京城不守 乘
輿西幸卽令一軍官手持傳令牌奔馬來呼曰
罷陣罷陣諸軍莫不愕眙有一二守令馳入公
州見巡察言不可罷陣之意巡察不從於是諸

軍一時皆散慢罵盈路咸曰巡察意不在勤
王而徒勞我輩焉也自是衆皆鬨然始有散志
如水沸然莫之禦也及其再徵兵也諸郡兵在
道潰散者相繼雖或招集旋集旋潰至于再三
而不止如光州則某與朴君光玉奔走開諭收
合散亡令賤子從厚因厚分領到水原戰兩交
付于光牧是時巡察在道遲回諸軍到振威宿
留四五日人皆雨立至於龍仁之戰賊兵小勢
窮結陣于山頂絶險之處設柵自衛忠淸巡察
節度全羅巡察防禦之兵衆可十萬叢爾小醜

足以一麾樸滅而不幸白光彥諸人爲主將所迫率爾交鋒一時陣亾然而大軍尚全策勝不難而忽見三賊挺身前來忠淸節度之兵先潰諸軍繼之火藥銃筒戰馬輦以遺賊某親見戰士四五人言之甚詳不約而同長城縣監白守宗所言亦與戰士相同古今天下兵敗者非一而未有如此可痛可惋可惜者也巡察僅以身免由忠淸內浦到臨陂卽馳關道內列邑徵發精兵欲由海路達臨津人皆恇擾莫肯應命雖或抑而驅之終必潰散如前無疑矣巡察今在

泰仁託稱有議事檄召左水使李舜臣茂朱助
防將李繼鄭皆會于泰仁泰仁去左水營與茂
朱路皆絶遠當此賊兵壓境變在呼吸之頃未
知巡察所議者何事也某方在全州昨見繼鄭
馳過今朝得各官傳報賊倭入茂朱屬縣焚蕩
民家賊船二艘又犯順天一境戒嚴蓋賊倭用
我人爲謀故乘虛而竊入也歷觀巡察前後擧
措則實未知其意之欲何爲也今見崔都事鐵
堅權府尹憕亦曰巡察之意莫測其由云可惜
之甚也可痛之甚也當初兵使崔公聞義兵之

起喜形於色亢可以相濟者不遺餘力其時巡
察出境故兵使牒報于巡察請以各官餘軍器
分給于義兵以此起軍之後略得些少軍器于
所過列邑率皆故弊不用之物而數亦不多一
行所帶軍官亦未盡分給況戰場臨急之用乎
今聞巡察自龍仁潰敗之後每諉以本道人心
悍惡惟歸罪於潰兵以爲他日自解之計及義
兵一起應募者雲合巡察意甚不樂至以擅發
武庫爲辭吁可異也亦可怕也凡守令之願從
於義擧者亦多而掣肘於巡察爲義不終守令

亦有承望風旨多方阻截以沮赴義之心至有
捉因應募者妻子而猶復相隨不肯舍去誠可
悲也茲者諸道勤　王之師無一與賊交鋒者
致令兩京灰燼終至於以賊遺　君父翠華飄
轉遠狩西關區區所恃惟在義兵一舉而巡察
之意如此　朝廷隔離千里之外　天門九重
叫閽無路深恐抱冤自陷於不測之誅也所賴
遠近聞風響應勇夫壯士重繭四集惟思灑血
原野以白此心而已主辱臣死古今通誼成敗
利鈍非所計也惟願相公洞察鄙生一片赤心

勿令曲端寃死幸甚

二十二日庚戌自全州移軍進次礪山

先生密與將士等相議曰鎭茂之賊已向龍鎭此必有意於全州南原也若然則大軍合應盡去本陣則當留老弱守後而已我軍踰山出其不意殲盡餘黨躡踵追擊則彼賊進不得據退無所歸狼狽中路自致荒山之敗因進軍次于礪山長子從厚自臨陂募糧所來會次子因厚自茂朱設伏所來會焉

二十三日辛亥礪山留陣

錦山傳通云沃川梁山之賊指向本郡結陣○
體察使鄭松江貽書云生還忍見今日事朝衣
杖淚淚盡血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梁佐郎山
璹來聞兄倡義興師來到壺山不惟故舊私情
倍深嘉悅　天顔有喜百僚動色無乃祚宋之
天默佑而然耶勵氣前進一意恢復奉迎　鑾
輅惟日望之潡謬膺都體察之命將以明日起
程而路梗爲慮方有姑寢之議未知如何出場也

檄康津海南兩使君

前日秋城擧義之初謹將一紙滿腔之血遍告列

邑守宰顧與共濟艱難而誠未動人倡而不和草萊之人徒奮空拳兵糧之繼未得善策竊聞義檄遙傳精兵繼援湖南五十州獨有兩使君先聲所暨士氣自倍苦佇旆旌以掃妖氛不圖兵相馳檄以招深恐去留不得自由也今者錦山之賊與清鎮之賊聲勢相接進退自如一運已陷龍潭一運已陷茂朱作爲三窟謀犯完山私念完山爲邑不獨湖南根本之地 眞殿所在寔是 聖朝豐沛之鄉敬命欲回義旗以蔽先鋒重念此賊變詐百出珍山兵勢單

弱若使踰越琭連之險隘突出恩礪之坦道則豈但湖南腹背受敵錦江之師時右道義將領軍次忠清亦將洶懼而湖西隔絕賊勢鴟張湖南之糧何以得達於水原 朝廷之聲聞何以得通於四方肆乃移兵入珍尾擊錦賊使龍茂之賊有反顧之慮而徐待兩軍直擣虎穴庶使凶醜進退無據則不但勤 王之上策是亦救完府之一奇而使君今若固守故常不思變通某軍孤力寡難以輕舉湖南之賊既未易剪除水原之師時本道兵相領兵次水原倘又曠時日緬惟兵相之軍皆是湖

南之人如聞賊徒今日過某地明日入某縣則
饋餉之不通軍情之洶懼是乃目前之急不待
智者而知矣然則兩使君之合擊錦賊非止爲
湖南堡障之計亦所以爲兵相聲援之謀古人
曰將在外君命且有不受貴在臨機制變不取
膠柱鼓瑟况我兵相遠在千里不知此道危若
一髮豈可捨近賊而貽後悔哉私恐使君上不
及水原之期下不顧錦山之約則無乃今日之
議以爲圖避錦賊乎竊願善自爲謀無取人言

二十四日壬子 錦山傳通云本郡十里程賊兵結陣

畿湖西京畿海西以達平安道

嗔緣 國運中否島夷外猖始效逆亮之渝盟終逞句吳之荐食乘我不戒擣虛長驅謂天可欺肆意直上秉將鉞者徘徊岐路纍郡印者投竄林幽以賊虜遺 君親是可忍也使 至尊憂社稷於汝安乎是何百年休養之生民曾無一介義氣之男子孫軍深入汝眞本不知兵中行未答大漢自是無策長江遽失其天塹虜騎已薄於神京南朝無人之譏誠可痛矣北軍飛渡之語不幸近之肆我 聖上以太王去邠之

心爲明皇幸蜀之舉盖亦出於　宗社之至計
玆不憚於方岳之暫勞鞏洛驚塵　玉色屢形
於深軫峨岷危機　翠華遠涉於脩程天步
晟肅清正賴於元老　詔草陸贄哀痛又下於
聖朝凡有血氣而含生孰不憤惋而欲死奈何
人謀不善　國步斯頻奉天之駕未回相州之
師已潰蠢玆蜂蠆之醜尚稽鯨鯢之誅假息城
闉回翔何異於幕燕竊據畿輔跳踯有同於檻
猿雖天兵掃蕩之有期亦兇徒迸逸之難保敬
命丹心晩節白首腐儒聞半夜之鷄未堪多難

擊中流之楫自許孤忠徒懷犬馬戀主之誠不量蚊虻負山之力玆乃糾合義旅直指京都奮袂登壇灑泣誓衆批熊拉豹之士雷厲風飛超乘蹺關之徒雲合雨集蓋非迫而後應強之使趨惟臣子忠義之心同出至性在危急存亡之日敢愛微軀兵以義名初不繫於職守師以直壯非所論於脆堅大小不謀而同辭遠近聞風而齊奮咨我列郡守宰諸路士民忠豈忘君義當死國或藉以器仗或濟以糗糧或躍馬先驅於戎行或釋耒奮起於農畝量力可及惟義

之歸有能扞　王子艱竊願與子偕作緬惟
行宮遡矣西土風俗之美遠自仁贒俎豆之餘
士馬之强曾挫隋唐百萬之衆　廟謨行且有
定　王業夫豈偏安善敗不亾福德方臨於吳
分殷憂以啓謳吟益思於漢家豪俊匡時不作
新亭之對泣父老徯后佇見舊京之回　鑾想
宜出氣力以先登是用敷心腹而誕告

二十七日乙卯進軍次恩津

時黃澗賊踰入錦山將犯完山先生曰彼賊何
嘗一日忘湖南哉如聞我軍北上必擣虛長驅

若失完山則兩湖之勢危矣況完山乃 眞殿
所在不可不先救遂定堡障湖南之計
七月初一日戊午進兵向連山
初五日壬戌移書于忠淸義兵將趙公憲約以同
濟荊江共討此賊
時重峯趙先生起義兵于湖西
初六日癸亥留陣連山
時李洸使軍官請先生回兵共守先生不許自
連山移兵珍山抄精銳分道偵探李洸傳令郭
嶸馳來而嶸不從隨義兵而來

初九日丙寅自珍山進軍入錦山與防禦使郭嶸分爲左右翼是日勝戰後人名其地曰勝戰巨里先生遣精銳數百直趨賊巢爲賊所乘而退先生鳴鼓督戰士皆殊死戰還處賊兵于土城焚蕩城外官舍又以礮延爇城內聲勢甚壯賊冒死突出義軍四面攻圍賊多死傷不敢出會日暮官軍又不肯助戰土城厚完不可猝拔乃退師還陣是夕防禦使遣人約以明日合戰先生之長子從厚言于先生曰今日我軍得利持此勝勢全軍而返可相機更出以困賊與賊對壘

野宿或虞夜警先生曰爾以父子之情畏我之死乎吾爲　國一死職耳是夜賊果謀犯義陣竊出設伏爲邏卒所覺而逃

初十日丁卯先生殉節于郡西芭蕉村前瓦野坪

先生去賊五里許止陣與防禦陣相望先生遣八百餘騎挑戰未合賊空壁而出先犯官軍防禦營下將金聲憲策馬先遁賊薄光州興德兩陣防禦陣望風先潰先生爲獨當之計令士卒皆持滿以待忽有急呼曰防禦軍潰矣義軍因以崩潰勢若狂瀾不可復制先生顧謂彭老等

曰吾不閒弓馬不幸戰敗惟有一死耳左右請騎馬而跳先生曰吾豈苟免者哉爾等可以馳出彭老曰吾等豈忍棄大將而求活於是賊鋒遂及先生竟殉節彭老以身扞蔽先生而死之安瑛亦死之先生之次子因厚率勵武士在前列出入矢石及軍潰下馬整其部伍誓欲復戰竟爲殉節長子從厚及其潰也所乘馬適躓於荆棘方欲撥起勒馬奴自後鞭馬疾驅曰令公出去已遠矣遂急馳幾三十里始知先生與學諭公殉節陣上墜馬隕絕良久欲徒手赴敵死

左右抱止之曰事已至此徒死無益且先令公
軆魄方在積屍中今公又死誰當收殮之者遂
俟賊去徒步入戰場得先生遺體及學諭公遺
體衣裾間各有姓諱此必舉義之日已定一死
之計以是爲今日求屍之證也遂潛埋於錦山山
中八月始得棺殯凡四十餘日累經暑雨神色
如生見者咸異之巡察李洸因前嫌誣先生於
馳啓中厥後李公廷馣繼爲巡察褒先生死
事之狀始得其實○趙重峯狀 啓別紙略曰
全羅義兵將高敬命深情李洸逗遛不臣之狀

檄書之中昭數厥罪募兵之際多聚官軍洸也以此嗛之其擊錦山之賊不肯添兵助戰防禦使郭嶸坐見敬命力戰二日不使其兵出救以致敬命無援而敗死敬命與臣有約同濟荊江期以共討此賊而與兵之官實殺敬命臣以七月二十九日午濟荊江追懷敬命之言有詩吊之曰東土貔貅百萬師如何無術濟艱危荊江有約人何去擊楫秋風獨渡時臣以爲洸嶸之罪皆可斬

九月初九日鄭松江聞先生殉節設位拜奠慟哭

松江以都體察使至長湍金山寺風勢不順留一旬聞先生及重峯先生連敗死　國設位中庭拜奠慟哭悲吟四韻一首送于從事官鄭㵢黃鵬求和又作南征歌諭以忠義 詩見松江集

十月庚寅返葬于和順縣黑土坪之原

長子從厚奉還故邱葬禮旣成翌日風雪交作長虹起于墓左橫跨塋域竟數十里光彩異常逾日不滅人以爲忠憤所感

上聞先生父子殉節　命贈禮曹判書後加　贈議政府左贊成

次子因厚 贈禮曹參議後以其子傳川錄勳
加 贈議政府領議政 謚毅烈 謚狀文谷金先生壽恒撰
十二月長子從厚以復讎舉義傳檄道內
先生葬禮訖日夜痛哭曰父子兄弟臨危相失
吾獨偸生此天地間罪人何面目立於世乎卽
欲舉義復讎母夫人號哭止之曰汝父汝弟俱
死汝若又死我以未亡餘喘將誰與爲命乎吾
當先自决不忍復見汝死某於是乎欲從義師
則恐傷母夫人之志欲從母夫人命則又恐失
枕戈之義遂閉戶深處米飲罕入口氣息將絕

母夫人泣謂曰吾所以止汝赴義者本冀汝生今汝病將死等死寧從汝志某卽起進饘粥舉義庶叔敬兄願以偏裨從某曰吾有病母弱弟無人救護願叔勿行也敬兄曰吾聞兄弟之讎不返兵遂涕泣隨之出師日再拜泣辭母夫人旣出門復駐馬下坐握季弟用厚手曰今日永訣慈顏乃忘授爾日課之學仍從容授之曰人而不學無以爲人爾其勉之無負吾意聞之者莫不歎息流涕配李夫人率二子避兵安東本家聞某將起義討賊冒死奔赴僅達黃溪農舍已治

兵于本州之折楊樓下矣使侍婢傳言請與相
訣某曰我已在軍中不可去夫人又使婢送二
子往訣長子傳立七歲次子傳言五歲各抱置
膝上撫其背曰吾以汝爲已死今尚生耶解裏
衣使二子傳于夫人以爲訣左右皆泣不能視
○傳檄道內曰孤子欲雪終天之痛起爲寺奴
之長散居諸處其徒寔繁遍閱列邑夫我不暇
徒仰成於吏輩慮致誤於師期曾將滿腔之冤
血敢告當世之義士冀或留意於簿書不瑕有
害於事理雖曰計非得已亦知罪無所逃孤子

家本貧空徒有王通之弊廬壯且踈迂又無子
貢之殖貨此賊不可忘焉玆敢從金革之變禮
豪傑未有至者誰與報家 國之深讎財不足則
無以聚士兵不利則無以制敵大聲疾呼强乞
顔公之米掃地赤立難鑄祖逖之冶儻或軍有
飢色何以人得死力履后土戴皇天非敢欲好
謀一身張空拳冒白刃抑恐難轉鬪千里欲爲
死者而一灑庸知有力之熟視惟我一道諸公
孰非同胞之民登壇歃血或許義氣於亾親拍
肩執袂亦有契分於孤子縱眉宇之未見亦聲

間之相接固有曠百世而感者何況并一時而生乎頃者六月之師蓋出萬死之計取先武夫雖勳業未究於生前扶持人紀其義烈益彰於身後此非一家之私言必有百世之公論彼行路亦且垂涕在士類其不興哀苟慕義而强仁佇輕財而好施與爲守錢之奴曷若循人之急父詔其子兄勗其弟胡忍越視秦瘠縣越其封郡踰其境毋曰彼非吾與四海皆兄弟也斗粟尚可舂十室有忠信一世不可誣古語有之諸公聽之一簣爲山寸鐵殺人各隨其力何必求備

義兵設廳玆盖有意人子至情寧不動念辭不及誠言止於是讀樂毅之傳想必廢書而泣指魯肅之囷庶幾聞風而起儻資械之相扶請姓字之聯署

二十一年癸巳春長子從厚再檄道內又檄濟州許多檄文不能盡錄

再檄道內不肖孤子戰陣無勇駒隙偷生上負吾翁下愧乃弟合有天禍人刑尚此假氣遊魂非義伊蔚鮮民無救於罍恥所惡有甚一死已輕於鴻毛局高蹐厚扶病枕戈上奉都體察相

公之檄傍結洪僉知季男之軍敢領一道之寺
奴誓雪九地之深冤泰仁珍原長城三使君亦有
罔極之痛共圖必討之賊第以職事之鞅掌慮
恐出入之拘礙幸泰仁之賢宰有正字之令兄
脫身南來握手相訢請爲繼援之將欲扶糧械
之乏殆天意之所與庶人聽之有興繕兵積粟
方喜大藩財賦之強聞風慕義亦知十室忠信
之有報匹夫之讎斯爲古語以同朝之臣其可
越視敢刳心肝冀蒙顏色溺於水爇於火抑有
甚昔人之窮餓一擧手一投足又何必平生之

親愛毋惜九牛之毛共滴一線之瀋只欲塗肝腦
於中野下見先人何敢爭僥倖於一朝以望寸
功精衛含石巨海可塡魯鷄抱雛猘犬亦啄子
爲其父何所不至人亦有心胡寧忍斯解衣推
食固非溫飽之所能老吾及人所幸彛倫之同
賦分人以財倘不忝府庫之餘殺敵爲果豈可
無兵革之堅是乃公義之樂聞奚但私情之所
願雖一字而萬涕難盡危衷只三沐而再拜仰
希善恕猶有天地神祇嗟我大夫君子○檄濟
州頃者亾親以一介閒廢之餘當七路崩潰之

日首舉義旅擬掃妖氛有君不知家雖義氣可質於穹昊制步莫如騎奈雲錦已空於牟馳肆奉一紙之書遠求大宛之種羣取其良逸足纔出於瀛海事有大謬長星遽墮於錦溪父子同死中外盡傷雖然彼賊之謹避亦由是馬之橫行不肖孤子吾戴吾頭初不能橫屍戰陣爾忘爾父終何忍靦面世間不量非才欲伸大義聽彼日月萬世之鑑不可忘猶有鬼神七尺之軀誰敢愛仰奉元帥之檄起領寺奴之兵率土孰非王臣四海皆是吾與緬惟耽羅之地寔在邦

域之中二百年海波不揚豈知蒙帝之力三千
牝神物間出必有絕地之材素稱民畜之蕃奚
止國君之富　王室枉難嗟我大夫漢日重輝
幸爾民庶　天兵整旅於鴨水兇徒假息於柳
京佇看　宗社之再安夏冀大小之齊奮苟能
以義相助誓不與賊俱生壯士願從何必僕隸
之獨募良馬可逐不須廐牧之見拘文告雖異
於面論忠孝同出於天賦投袂而起者吾知海
外有人執策而臨之毋曰天下無馬
六月二十九日長子從厚殉節于晉州南江

時賊酋清正嘗不利於晉州恚甚合兵數十萬自釜山直指晉州必欲雪前憤仍蹂湖南巡邊使李賓全羅兵使宣居怡助防將洪季男義兵將郭再祐等皆避去獨金海府使李宗仁倡義使金千鎰慶尙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巨濟縣監金俊民泗川縣監張潤奮義兵將姜希悅敵愾義兵副將李潛等數十人各領兵來會某見勢急促兵入城謝遣軍中欲去者而留者猶四百餘人巡邊使李賓傳令於某使出與居怡季男等合勢爲外援城中將士見某含哀郞

戎柴毀已極亦愍之勸出某終不從盖意在必死也晉州受圍九日外無蚍蜉蟻子之援黃進金俊民等相繼戰沒牧使徐禮元恇㥘先遁某知事不濟與金千鎰崔慶會北向再拜同赴南江而死卽世所稱三壯士也庶叔敬兒奴鳳伊貴仁亦赴水死事 聞命贈都承旨加 贈吏曹判書 謚孝烈 謚狀藥泉南公九萬撰

二十二年甲午正月 王世子 賜祭 禮官副率李希幹

祭文曰惟靈東南間氣山嶽儲精爲鳳爲麟爲龜爲龍蔚然瑞世之德如玉如璧如金如石溫

乎拔俗之姿夙蜚英於　王家旋就閑於南服高吟大醉三千首幾處紗籠之舊題便宜方略十二條兩度桐鄉之遺愛逮　邦家之多難倡忠義而勤　王投袂而行武夫闞口而奪氣登壇而誓三軍奮臂而忘生衆推元規之主盟人慕天祥之擧義　朝廷鍊兵三十載討賊反出於書生　國家養士二百年輸忠幸見於今日何長城之遽壞竟一木之難支血戰當之陷千金於虎口男兒死耳輕七尺於鴻毛棄前功於半途齎壯志而沒地事之成敗也命夫復何言

天之報施於人果孰能測一門之內死事者三
旬月之間受禍最酷緬遺迹而長痛流余涕之
無從茲命有司用陳薄奠死而不朽想英爽之
猶存魂其有知倘髣髴而來享嗚呼哀哉
二十三年乙未夏　特命有司棹楔門閭
長子從厚次子因厚幷蒙　襃
二十五年丁酉女盧尚龍妻姪女安汝仁妻罵賊
伏劒而死事　聞特命旌閭 世稱一門三綱
二十七年己亥正氣錄成
子由厚集先生檄文爲一編月汀先生名之曰

正氣錄蓋取諸文山正氣歌也至是子用厚印
行月汀爲文而記之月沙漢陰白沙清陰文谷
象村醒齋諸先生先後作序西垌柳公跋焉
皇明御史孫元化亦跋焉○子用厚出宰泰仁
鋟梓藏本院
二十九年辛丑 特命建祠于本州
長子從厚次子因厚月坡柳公彭老清溪安公
瑛幷享焉
三十一年癸卯六月初二日 賜額褒忠
白沙李相公恒福 奏議蒙 允

八月初二日　賜祭禮官正郎趙曄

祭文曰惟靈聲華夙著才學俱優筆掃千人胷藏萬甲在　先朝而簡拔幾遷張率之官逮中歲而沈淪未見眞卿之面一朝寇至列郡波奔郭州營中成裕之夜遁皆是睢陽城裏張巡之死守伊誰獨能奮義而聚師誓欲捐軀而報國城池器械無一可恃誰遏醜虜之長驅遠近大小不謀而同實由義烈之先倡孤忠自許一死何難兵義者強彼此順逆之既別師直爲壯軍旅衆寡之寧論歃血登陴張拳冒刃非戰罪也

始知天意之難諶得死所焉莫道書生之無膽
忠孝大節父子三人每恨封墓之未遑深喜妥
靈之有所廟貌肅肅足想烈丈夫之風香火年
年不啻鄉先生可祭不待　朝家之修舉乃出
士子之經營欲使表節于千秋祠豈無扁錫以
褒忠之二字實國稱名鄉閭炳燿而生輝奚止
淸獻之里表行人指點而隨淚不必峴首之龜
趺致祭爲遣乎廷臣追爵尙歉夫宗伯天乎已
矣精忠難作於九原魂兮歸來薄奠庶饗於一
酌

三十二年甲辰錄宣武勳
至是壬辰扈　聖宣武兩勳始爲勘定漢陰李
相公德馨嘗爲原勳而謝遣勳府畫師上劄讓
勳於先生及趙先生憲時奸臣柳永慶爲首相
勘勳媢嫉諸公而幷拔之一時公議譁然至今
未已

三十三年乙巳正月初七日　賜祭 禮官禮曹正郎知製敎 尹光啓

祭文曰嗚呼粤在壬辰國運中否邊烽一舉列
郡風靡顧瞻中外有幾男子卿時家食奮挺獨

起堅貞自許一生萬死募聚鄉兵鼓動士氣同聲相應雲合霧集沫血誓衆神鬼皆泣傳檄西關志在勤 王湖疆防鈌錦賊鴟張不較利鈍徑入虎穴壯老雖分衆寡懸絕義旗纔搴玉碎斯亟穿齦透爪至冤何極讀書平生不負所學父忠子孝俱有耿光微鄉一家誰植綱常緬懷風聲雖久難忘爰具菲薄酹此一觴靈其格思我誠非假

三十六年戊申神道碑文成

月汀尹先生根壽撰

三十七年己酉三月庚寅移窆于長城府梧桐里午坐之原

宅兆不利久有遷厝之議至是夫人卒遂雙墳焉後松虫蝕楸木烏鵲成羣含去松楸賴以得全人皆異之本府試士時以松虫不入齋峯山爲題

四十二年甲寅褒忠祠歌引成

清陰金先生尚憲撰曰吾友高君善行曩以海平諸相公爲其先大夫所著正氣錄敍文見示要余一語嗣末余自視不足副吾友所求逡巡

不敢承厥后善行手鈔建祠賜祭　賜額始卒
荐示要余詩若文益固余重惟何狀得吾友厚
愛不舍如是哉噫忠孝大節固名教之首稱而
士之景仰思慕無賢不肖之間焉矧余與善行
有通家之素情義不比他人而又蒙求之之勤
非外貌爲者終不可辭旃遂賦長歌一篇以歸
之所媿蕪詞陋語不能發揮百一大君子盛德
至行然其哀傷惻怛憤懣激烈不自已之意則
竊自妄擬於楚聲之衍觀者毋徒曰月蝕是軌也
光州之野彌迤漫衍沃饒曰湖南名都無等巉

嵒穹崖插雲漢其下極樂之澄湖香秔秬黍美稷百谷栗穎于以薦之簠及簋兮神明又有高松鉅竹紫檀赤木杜冲及栢異樹嘉木冬青不變爲棟爲樑爲器用爲百工之經營豈惟物產之富甲一方民以戶計者不翅數萬以口計者什之飛甍傑構參差突兀丹碧髹漆玲瓏照映鱗鱗戢戢絃誦之聲洋洋盈耳宛然鄒魯文風賢才雋士砥礪名行揚于庭自檀歷箕曁濟迨麗到盛　朝不知歲幾百禩人幾億躬曷不留遺祠故廟樹風聲於今掫見之寧非非常人遇

非常變然後乃有非常規嗚呼我公誠不幸胡
獨際此非常期緬溯靈派討厥源或云鼻祖耽羅
疆弧南曜精圓岳鍾英子孫世昌跨航截海動
星象中間賜籍天冠鄉公之降也寔豐賦弱齡
已見名譽擅騷壇文章如青錢紅粟陳陳太倉
紫電淸霜凛凛武庫飛揚捷疾驅造化於毫端
先輩爭稱麒麟鸑鷟出世間後生快覩河圖玄
球發天府內則木天藝藪蓬萊道山出入恩遇
外則單父鳴琴河陽種花風流惠政幾年袖裏
醫國手林泉逸興窮觴詠一朝雕題黑齒千颿

萬舳駕海來東萊城邊先灑忠臣劒頭血烏嶺
重關失天險漢江一葦飛渡疾河北曾無一箇
顏眞卿二十四郡望風瓦解隨金城虜卒崩騰
焱驚火烈勢莫當長戈利戟飛霜舞雪兮白日
爲之寒無晶 玉輦西巡淸露急 七廟不守
三宮灰封狼毒猰咬牙閃舌食人爲糧長安道
中流血成川沸聲若雷全湖動 王精銳十萬
師可惜屬非材 行宮宿衞草草無完兵 重
瞳日夜向南望苦待南軍來龍仁一敗不可再
收拾元戎奔竄匹馬逃生歸舊營湖之人父子

兄弟怨怒皆思磔元戎誰復號令列郡招殘兵

已焉哉已焉哉 國事已焉哉天柱將傾地維絕

公當此時仰天雪涕憤惋不能言誓欲捐軀效

死仗義討賊報 明主獨立一呼四方義士雲

合雨集爭來赴先築大將壇次建大將旗殺馬

宰牛祭天地西向再拜起誓師平生玉堂揮草

如椽筆瀝盡滿腹丹衷寫一檄軍中健兒聞之

無不髮衝冠帳下書生讀之人人涕橫臆由來

師直者爲壯況公忠義人所服旗旐央央陣堂

堂軍聲遠振摧兇強䟫見一舉掃攙搶引軍先

嘗錦山賊賊壘屹屹如崇岡醜類穰穰若攢芒
我公下馬據胡床左右列侍文武義士排顏行
鼓一鼓助以硨磲喇叭并大角小角我師白袍
素鎧烏號黃間賊虜班衣劗髻短劒捷砲交相
鏖尚桓桓鷹揚鶻擊批熊拉豹百里之內猛獸
股栗遠遁飛鳥斂翼絕鳴號終朝苦戰戰愈苦
士力已罷氣尚奮揮戈指日日不退擧鞭策馬
馬亦僨天不助順順將誰援皇天皇天奈何不助
順竟使武侯營中大星隕哀哀此戰場古今何
處無戰場豈有父子一日同死　國前後兩卞

壺烏鳶不敢下狐貍不敢近風雲慘澹澗谷鳴
咽朝霧冥冥夕日沉沉兮荒原曠野日夜惟聞鬼
神哭復笑撞擲日成行英魂毅魄應不戀還家
直上九霄愬眞宰掃滅此賊無遺孽想像當年
壯氣鬱未洩化作十月長虹貫氷雪巴蜀回
鑾慶再造功臣閣上丹青濕新構華堂數歌舞
左對縣君右嬌子獨無當日睢陽城張公許公
名與字何以慰我湖南父老心何以勸我後世
忠義士乃詢辨章營廟宇申 命祠官降芬苾
霽峯峯前厥位陽楹庭覺殖籩豆潔鄉人聳觀

閭里閭盛事猶令婦孺泣奚止焜耀一代起人
欽涵知垂諸不朽傳之無窮百世聞風興起同
是心無等之山無時乎極樂之水不改清我願
孝子賢孫世世勿替永厥聲

四十五年丁巳文集成
白沙李相公刪定又弁文焉　皇明禮部尚書
吳莊應會序後辛未徐翰林光啓跋遊山錄
子用厚出宰南原鋟梓藏本院
九月丁卯享于錦山星谷院
趙先生憲幷享焉

後崇禎癸卯七月十五日庚辰 賜額 賜祭

禮官鄭東㷜○祭文羣賢並祭故不能盡錄

天啓三年癸亥仁祖大王元年 賜祭

祭文曰予紹寶命思植民倫睠言忠節旣不爲

臣緬惟南服士之冀北不有敦勸于何矜式肆

舉愍章庸酹精魂尚冀九原歆我湛恩

崇禎五年壬申享于錦山從容祠

趙先生憲幷享焉

後癸卯 賜額

八年乙亥三月二十八日 贈謚忠烈

白洲李公明漢撰謚狀曰公諱敬命字而順系出耽羅郎高乙那之後也其先世賜貫長澤遂爲長興人九代祖諱福林檢校軍器監子諱合知寧州事子諱伯顔左右衛保勝別將入我
朝子諱臣傳於　太宗大王有潛邸之舊　恩寵殊異以武班官至戶曹參議兼判司僕寺事卽公之六代祖也子諱悅隱德不仕忠佐衛副司直　贈通禮院左通禮諱尚志　贈戶曹參議諱自儉刑曹佐郎兼春秋館記注官　贈禮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諱雲卽公之高曾祖

及祖考皇考諱孟英官至司諫院大司諫　贈
左議政娶南平徐氏進士傑之女以嘉靖癸巳
十一月三十日戊辰生公公自髫齡儼若成人
參贊白公仁傑宰南平縣時一見知公爲遠器
公少穎異於書讀數遍輒成誦未冠遊京師業
日就一時鉅儒皆慕與交名譽藹蔚壬子司馬
俱中而進士則一等戊午夏　恭憲王臨泮試
士公居首　賜直赴殿試是歲殿試又擢甲科
第一初拜成均館典籍俄移工曹郎己未春拜
世子侍講院司書庚申春遷司諫院正言夏遞

授刑曹佐郎移拜兵曹佐郎知製教自是常帶
三字銜尋　賜暇讀書于湖堂辛酉春拜司諫
院獻納夏拜弘文館修撰尋遷獻納轉司憲府
持平秋授弘文館副修撰奉使關西其還也
命寫進沿路所製詩冬陞副校理壬戌春以病
遞授典籍夏拜修撰又陞副校理嘗　下名畫
六十二幅　命公賦詩寫進　特寵賜以褒之
公以能詩方有聲而顧於名利澹如也每朝退
劇意竹素以竟日未嘗造請諸公間癸亥春序
陞校理秋左遷典籍補蔚山郡守未赴罷還鄉

里惟探頣墳典或遊覽山水以自娛不見其擯
斥之容家食者十九年萬曆辛巳始起廢拜靈
巖郡守時 國家奏辨 璿系之誣使臣金公
繼輝請以公爲書狀官以成均館直講兼司憲
府持平朝 京師壬午春復 命除瑞山郡守
秋翰林編修黃洪憲給事中王敬民來頒詔遠
接使李栗谷珥以公有華國才尉薦從事官拜
宗簿寺僉正有迫欲代公從事者嗾言官論之
李公亦極陳公才於 朝其論遂寢由宗簿遷
內贍寺僉正李公素不識公一見便敬重開心

無間其與華使唱酬用公詩最多癸未春拜漢城府庶尹尋爲韓山郡守冬以有文翰事拜公爲禮曹正郎公辭不就徑還鄉家甲申夏歷拜宗簿司僕僉正冬拜司藝乙酉春　上以公文章不宜沉下僚超三階拜軍資監正時有不悅公者公辭疾不至夏補淳昌郡守戊子坐罷庚寅夏拜內贍寺正大臣於　榻前薦公文章拜承文院判校知　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時宰咸惜公議欲推挽公斂退於時事默然似不能言者秋陞通政階拜東萊府使府濵海倭奴之

所館留貨物流聚客商走集無名之稅沒入之貲未易數計而公廉白自持一塵不染吏民胥悅辛未春錄光 國原從功公亦與焉夏坐罷入京言者方論鄭左相澈或有指公爲鄭公所薦者公匹馬還鄉翌年壬辰而倭亂作矣于時公里居光州之村舍聞我軍每戰輒北島嶺失險而湖南之任巡察者未有捍衛 王室之擧公獨與子從厚因厚謀擧義旣而又聞 鑾輿西幸都城不守公日夜哭失聲巡察聞京師已陷蒼黃罷陣一道人心洶懼公貽書巡察責以後

劾言多剴切公慟 邦家傾覆與羅州人前府
使金千鎰光州人前正言朴光玉共圖興復竿
尺往復公首决倡義計五月戊子會潭陽府玉
果人學諭柳彭老等推公爲盟主公非素閑軍
旅而慨然登壇不以老病爲辭因傳檄道內應
募者雲集六月己亥公出師潭陽時三路之師潰
於龍仁兩湖益摇獨依公爲重公自全州整旅
北上次礪山手草檄文遍告諸道以達關西檄
書所至雖深山窮谷避亂之人無不謄書傳看
至有流涕者公到恩津將向尼山聞賊自黃澗

踰錦山而郡守敗死賊勢猖獗麾下士爭欲還救本道公亦然之七月庚申公遂移兵珍山將擊錦山之賊銳士就募者愈衆軍勢益振丙寅遂部分將士入錦山與防禦使郭嶸爲左右翼公先遣精騎數百直趍賊巢爲賊所乘而退公鳴鼓督戰士皆殊死戰還處賊兵于土城焚城外官舍又以礮延爇城內聲勢甚壯賊冒死突出義軍四面攻圍賊多死傷不敢出會日暮官軍又不肯助戰土城厚完不可猝拔乃退師還陣是夕防禦使遣人約以明日合戰公之長子

從厚言于公曰今日我軍得利持此勝勢全軍
而返可相機更出以困賊與賊對壘野宿或虞
夜警公曰爾以父子之情畏我死乎吾爲國
一死職耳是夜賊果謀犯竊出設伏爲邏卒所
覺翌日丁卯公與防禦使進兵公去賊五里許
止陣與防禦陣相望公遣八百餘騎挑戰未合
賊空壁而出先犯官軍防禦營下將金聲憲策
馬先遁賊迫光州興德兩陣防禦陣望風而潰
公爲獨當之計令士卒皆持滿以待忽有急呼
曰防禦軍潰矣義軍因以崩潰公曰吾則不閒

騎馬不幸戰敗惟有一死耳至是左右請騎馬而跳公曰吾豈苟免者哉公之從事柳彭老馬健先出問其僕曰大將脫乎曰未也彭老遽策馬還入從公於亂兵中公顧曰吾必不免爾可馳出彭老曰吾豈忍棄大將求活賊鋒遂及公竟死之彭老自以身捍蔽公而死之安瑛亦死之公之次子因厚率勵武士在前列出入矢石及軍潰下馬整其部伍在陣死之近縣士民聞公敗老少荷擔顛頓曰吾屬死矣哭聲振野軍潰士卒不知公存亡稍稍來集及聞公不幸皆

號泣而散南中士民識與不識皆相弔痛惜之
公以白首書生當板蕩之日仗義而起爲兩湖
倡雖愚夫悍卒逃匿林藪者皆聞風爭赴旬月
之間義旅至數千人盖公之義色發於至誠有
可感動故也公於壬辰春仰觀天象語一家人
曰今年將星不佳將必不利然則公固誓於死
生而擧義之日已決捐軀之計矣及討錦賊與
女婿朴樠書托以家累公之自處盖素定也當
賊之屯據錦山也文武握兵之將逗遛歧路而
獨公不計事之利鈍親蹈虎穴與賊血戰亾身

殉 國雖未能 奏捷成功而公歿之後視公
進死攻賊者繼起故賊雖屢勝死傷亦過半捲
甲霄遁則 國家之保有湖南以爲他日恢復
之地者其功有所歸矣參贊成公渾在 行朝
極言公忠烈大有勞於 王室盖有見於此也
公之體魄潛瘞錦山山中八月某甲遺孤從厚
等乞義兵僧取出公屍凡四十餘日乃始就殮
屢經暑雨而神色如生見者咸異之奉還故邱
所過百姓噓唏嗟悼或至奔走而號泣 大駕
在龍灣之日 上聞公擧義而來動容嘉悅授

公工曹參議知　製敎兼招討使　賜書勞之
書中有節制列邑恢復都城之語時工曹佐郎
梁山璹自　行在南還　上面諭曰歸語高敬
命金千鎰願爾等及時恢復俾予得見爾等面
目有日也爵命未至公已歿矣十月庚寅返葬
于和順縣黑土坪之原葬之翌日風雪交作長
虹起於墓左橫跨塋域竟數十里光彩異常人
以爲忠憤所感後以卜地不祥己酉三月庚寅
改葬于長城縣梧桐里午坐子向之原當公死
事之間也　上震悼　命贈資憲大夫禮曹判

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
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後加
贈議政府左贊成公之殁也巡察因前嫌以乘
暗行師軍潰而死誣公於馳 啓中厥後李廷
馣繼爲巡察褒公死事之狀則曰高某首擧義
兵倡義勤 王身犯賊鋒與賊血戰不幸軍敗
父子俱死者始得其實云乙未夏 命有司棹
楔門閭辛丑秋因門生前監察朴之孝等疏
特命建專祠光州 賜額褒忠遣官致祭仍春
秋祭世世勿絕嗚呼此可以觀君臣矣歲在甲

午之春 上下諭于全羅監司曰聞高敬命妻
子在光州云卿令其所在官月俸題給但我
國公事例不施行此則必着實施行實異數也
令 上反正之初 特遣禮官 賜祭于褒忠
祠其 賜祭文若曰予紹寶命思植民倫睠言
忠節慨不爲臣緬惟南服士之冀北不有敦勸
于何矜式肆舉懸章庸酹精魄尚冀九原欽我
湛恩于時道内士夫無不聳動而傳誦焉公嘗
自號霽峯又稱苔軒公風姿英偉識量宏深嚴
重有威悃愊無華喜慍不見於色其於屈伸榮

辱處之裕如至其臨事又不爲苟且擇利害計對人未嘗詡詡強笑語而中心樂易也平居不言人短子姪或語及公輒鐫責當官簡潔平易不以察察爲能而常有去後之思及其家居妻子至稱貸於人而公晏然不以介懷友愛甚篤家舊所有藏獲田畝悉讓其弟而自取羸老廢荒者他無玩好惟蓄書史數千卷每手一編即不以寢食廢凡三教九流之書皆所精究而明於象數爲文章尤長於詩不事雕琢而俊逸不羣有集五卷一世論文之士無不誦其詞而重

其名屢典郡府家無崎餘之財身歿之後賴鄉
隣之助乃克襄事雖行藏坎坷祿位不彰而爲
當世所艷稱然世之知公者乃其文章才藻之
美若其恬於勢利秉心誠實清苦自礪之節憂
國惓惓之忠則未必盡知之也公配貞敬夫人
蔚山金氏弘文館副提學百勻之女丈夫子六
女子二長卽從厚丁丑文科曾任臨陂縣令自
喪次起兵誓復父讎轉戰嶺外晉州城陷投江
而死 贈承政院都承旨後加 贈吏曹判書
次卽因厚己丑文科權知成均館學諭隨公同

死於陣 贈禮曹參議以子傳川原從功臣一
等推恩加 贈領議政次曰遵厚未娶而夭次
曰循厚辛卯進士以公死事 特授司憲府監
察官至刑曹正郎次曰由厚因哀致疾服闋踰
年而歿季曰用厚擢乙巳進士第一名登丙午
文科官至掌隷院判決事女長適光州士人朴
檣有一男曰忠廉中庚戌進士 顯陵參奉季
適靈光士人盧尚龍丁酉之亂罵賊不屈伏劍
而死孫男六傳立傳言從厚出傳立 慶基殿
參奉傳霖傳川傳楫傳良因厚出傳川乙巳進

士乙卯文科司憲府掌令傅楫中癸丑生員傅
良中丙午進士曾孫男斗一等若干人噫公之
二子一女皆臨亂捐生是何忠孝義烈之萃於
一家也雖其天稟之過人者而得之濡染訓戒
者深矣槩公生平則妙齡擢殿元步瀛洲儲養
東湖樹頤頦操觚翰俊聲蔚然則一時固以文
人目之矣及其懷章補郡低回外服所至以潔
廉奉職平恕得吏民心卽古所稱循良其人也
國有兵火蛇豕荐食按臣退縮武將奔潰而乃
以還鄉之儒臣非有封疆城守之責而提孤軍

抗勁賊奮弱挑堅誓以報 國旣不效矣則以身殉之父子俱焉比他死節者爲烈世之日嘗薄文人鮮實用者蓋至此而無復措其說矣公非一代之全人乎公文章節義卓絕古今昭揭日星不但一 國之所景仰實天下之共艶慕宜有易名之典以傳示無極明漢方待罪太史論忠臣死義之事職也謹摭月汀尹相公所撰神道之文狀之如右

六十年 肅宗大王十三年 丁卯二月 上遣吏曹佐郎金昌集 賜諭忠烈

享于淳昌郡華山院。

河西金先生麟厚幷享

百七年英宗大王十年甲寅七月 賜祭禮官副修撰兪健基

祭文曰皇矣 穆廟乃培乃育士誦仁義人慕忠節于以立懂厥類翼翼於乎不顯展也邦傑睠彼錦祠誰餟其食曰有臣同尸以忠烈子弟編裨輕生義釋一體之祠咸與無鈌龍蛇往事欲說沾臆 廟社蒼黃車駕播越孰奮我武戎醜斯遏時維諸子糾義討賊一劒相呼慷慨涕血勇奮風霆忠薄星日厥聲赫赫厥靈濯濯庶

滅此已藩我南服天時不助一死已決視義如
歸談笑鋒鏑前後雖殊其地則一同城并命
巡遠南八名留宇宙骨委沙礫風聲永垂壇宇
斯屹于懷文烈曠感疇昔俎豆一室宜共苾芬
伻官致酹尚庶共酌
百四十四年辛卯 特命不祧
湖西進士李⿰火憲上疏未蒙 允翼日亟下傳旨
特許
儒疏大槩伏以高敬命精忠大節與文烈公趙
憲忠烈公宋象賢同功一體者也 朝家於趙

宋兩賢 特許其不祧獨於高敬命尚未蒙允
可之 恩輿情抑鬱公議悶塞謹稽 國朝典
禮人臣不祧之典或配 廟庭或錄勳府然後
始許其不祧而趙憲則雖不錄勳以其有兩湖
保障之功許其不祧宋象賢則以其有辨 宗
系光 國之功亦許其不祧至於高敬命則旣
有保全兩湖之忠節亦有辨 宗系光 國之
勳勞矣盖高敬命以辨 宗系書狀官朝 天
而入於光 國錄券又於扈 聖之策勳以招
討使勳 王而入於宣武正勳雖見拔於奸臣

之娼嫉至今稱冤是以先正臣成渾在 行朝
時極言高敬命忠烈大有勞於 王室可以百
世不泯故相臣李德馨當冊勳日謝遣勳府繪
像之畫師而上劄讓勳於高敬命以此觀之其
忠烈勳勞誠可以記功宗而作元祀者也云云
傳曰噫高敬命三父子殉節曾已聞之矣久遠
之事其宜審慎故儒疏之批其雖斬允昨日下
詢命禮官考例以奏今聞質正官書狀官本
事一也見拔亦一也宋象賢旣與趙憲同施則
此人遺漏豈同奬忠節之道乎左相韓翼謩旣

奏而兩相右相金尙喆之意且同其命考奏者卽有

勳與否與宋象賢其無異同業已知矣況三父

子忠節卽此人也嗚呼暮年奬忠之道其豈知

而寢之一依宋象賢例以不祧之例施行奉祀

孫錄用亦依宋象賢例令該曹問名懸註備擬

若爲初仕待判書備擬其若復職今日內口傳

備擬

百四十五年壬辰二月二十日 賜祭禮官禮曹正郎高益

擎

祭文曰予聞子古樹忠併烈重峯與卿巍然同

節特命不祧卿孫甄錄今逢此年予懷曷極元輔提醒其祭特設是豈予意其本繼述其尤異者卿孫在直何循常例席前陞六親綴其文禮官替酌不昧者存感予歆格

百六十九年 正宗大王二十年 丙辰十月二十九日 賜祭 禮官原任左承旨徐瀅修

祭文曰睢陽英風文山烈日平生詩禮一門忠節歲丁龍蛇封豕荐食列郡瓦解遂蹦南服首揭義旗投袂奮起傳檄兩湖響應千里直擣錦山士氣益激援抱督戰擊礮憯賊防禦先北介

馬猶東救絕蚍蜉志決魚熊丹血濺腔白刃攢
身虹跨尺墳亦延其神偉彼梁公郎卿同志增
予曠感一軆贈貤微公節義誰植綱常俾官致
酹庶歆斯觴

百八十五年純宗大王十二年壬申八月二十日 賜祭

禮官光州牧使洪養默

祭文曰 穆陵有臣曰惟忠烈覩周禮樂賁虞
黼黻儒林有抵王國以寧睠彼南紀山斗其名
遭時不幸壬辰之會覘我無備寇來自外列郡
風靡諸鎮瓦解公於是時無官無兵西望痛哭

如不欲生謂四郊壘卽大夫恥覆盾草檄擊牛饗士二子從之所秉惟義直擣賊巢奈時不利迺死於綫疇復以矢父忠子孝有如卞氏山河鐘靈於公一家枕戈阿季亦歸報爺生榮死哀贈告褒忠錦水洋洋公名始終昇平百年賊起西圉尚賴忠義竭誠捍禦盖於平日聞公風者釁予興感致詞酹斝

二百五年壬辰三月十一日 賜祭 禮官靈光郡守韓羲運○

錦山戰亡遺墟設壇行祭

祭文曰斗南鐘靈公惟人傑麟鳳爲祥日星其

節頑廉懦立仰高行景風聲果樹板誠疾勁始
公爲儀衣領儒林箕鏞黼黻若已荷擔陽九不
振封豕敢獮杖劒而起白首如雲泣血草檄城闕
蒼茫忠胄義櫓我陣堂堂匪有官守自殫心膂
孰謂書生不閑軍旅與疾嬰鋒利鈍非臣湖五
十州公獨一人砥柱中傾天地缺裂錦岫晝昏
錦川秋咽忠魂永淪噫嘻復以矣熊魚立辨是道
是子一門忠孝萬古綱常江漢滔滔公靈洋洋
星霜累換舊甲今周緬唯廢墟月黑雲愁級降
人遠負予興感芬苾斯馨靈庶有歆

月汀曰壯元死　國古有文山惟公代與寔伯仲
間熄滅之綱常賴此以存其所以勸臣子臨節
盡節之舉者殆無窮矣 出月汀文集
牛溪在　行朝極言公忠烈大有勞於　王室可
以百世不泯矣 出牛溪文集
漢陰曰壬辰六月不佞扈　駕西路見霽峯高公
檄諸道文不覺投匙筋而起旋聞本道義聲大
振一向江都收人心於旣潰一向錦山遏寇勢
於方張皆公之先倡也 出漢陰文集
白沙曰壬辰之亂南中多義兵霽峯爲之倡焉

朝廷褒死義之士推霽峯爲拔首 出白沙文集

月沙曰觀公檄諸道一編不獨文章妙天下其辭義烈烈讀之使人髮竪而淚潸焉哀顧郤當如是耶 出月沙文集

安牛山 名邦俊 曰霽峯先生出師檄令人讀之莫不聳慕而興起至於丹心晚節白首腐儒聞半夜之鷄未堪多難擊中流之楫自許孤忠不覺潸泗之交頤信乎有德者必有言矣古人謂讀諸葛亮出師表而不流涕者是不忠也吾於此亦亦云滄浪翁常言忠肝義膽字字可見文章之

妙冠絕今古崔致遠黃巢檄後一篇而已出牛山文集

皇明朝總軍呂應鍾朝鮮錄記云錦山之戰以爲國死於忠子爲父死於孝士爲將死於義一門而忠臣孝子烈士具焉出朝鮮錄

奉朝賀金在魯筵奏曰壬辰之役自勳府送畫師請圖李相德馨像李相謝遣之至於上劄而力辭之反舉高敬命趙憲而讓勳焉英廟朝戊寅四月十一日奉朝賀金公所啓筵說中語

二百十二年今上五年己亥十一月日年譜成

八代孫時民裒輯遺蹟彙爲一帙而竊恐所述
闕略使宗兄之弟時愈族孫濟寅更摭巾衍隨
得添補猶恐未盡至戊戌春質正於閔和順魯
行夏考訂於道侯鎭敏時爲光牧己亥三月成承旨
遂點删定焉

正三品副修書官　安[illegible]

正三品副承旨　沈相[illegible]

正三品咸安郡守　丁憙燮

正五品前郡守院副總裁　丁大韡

正三品經理軍部領勳四等　劉秉澈

正五品前林書丞　金萬燮

正五品前[illegible]書丞使　金龍浩

正三品前[illegible]轉進官　沈在昇

正五品前承旨部出納局長　鄭憲喆

正三品驪州郡守提調　閔泳奎

正三品靈光郡守監督　尹書榮

